

莲花

□文 / 图 孙文胜



堤岸莲花 段文华 摄

作为一个北方人,对于莲最初的印象,仅仅来自于朱自清先生的《荷塘月色》。“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,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。叶子出水很高,像亭亭的舞女的裙……”那时候,按老师的要求,背是背诵过了,修辞手法、美妙的词句也都记住了,但因为沒有深入地接触,莲的形象依然琐碎。

某日,翻阅微信朋友圈,突然被同学的一组名为的《莲》照片震撼了。作品取材于渭河清水莲菜基地。画面里,

亭亭玉立的夏莲,摇曳着片片阔大的叶子。在律动的波浪里,各色的花儿闪闪烁烁。特别是几幅花朵的特写,最为吸睛。白色的花朵,带着浅浅的红晕,仿佛古装戏里搽了胭脂的少女,袅袅婷婷地舞着水袖,咿咿呀呀。还有一只羞羞怯怯、半开未开地悄悄窥视着人间,那稚嫩的模样充满了灵气。

我的心动了,看莲的心油然而生。

看莲的那天,刚刚落过一场细雨,渭河堤岸细散的沙粒湿漉漉的,空气里弥漫着荷香和泥土的清新。下了一道缓坡,映入眼帘的果然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美景。荷叶田田,含翠欲滴。花儿有白色的、黄色的、粉色的,有含苞欲放的,也有淋漓尽致的,一朵,一朵,又一朵,点缀其中。绿白搭配,醒目洁净。嫩黄含绿,软糯香甜。最喜那些粉色的,远看像一团团小小的火苗,簇新惊艳。见有人在池边劳作,一探问,才知道这大片的莲菜是当地村民近些年致力于乡村振兴、“一村一品”的成果。据说,清水莲菜产品已注册了商标,成为附近诸多大型超市的首选产品。难怪种莲的人、看莲的人都喜滋滋的,个个都那么沉醉地融入。

依着一个小水湾,妻子横拍、竖排、俯拍、仰拍,都觉得表达不了莲的心事。急得脸颊落红,气喘吁吁。我看过花儿,目光又被荷叶上滞留的水珠吸引住了。几枚晶亮的水珠,像酣梦未醒的星子躺在叶面上。微风轻吹,小水珠滚来滚去。眼看着要从叶边落下了,风却住了,它就又呆萌地立在了那儿,前也不是,后也不是。叶底有蛙“呱呱”鸣叫,我投下一个小石头。蛙惊,跳起,“扑通——”水珠儿闻声,抖擞精神,一跃就隐入了池塘里。蜻蜓是花朵的挚友,从小荷尖角初露,它就朝夕相伴,一起落落。花儿艳了、盛了,它依然不惊不诧,专注顾惜着那份素淡。太阳出来了,湛蓝的天幕上,白云嬉闹成团,有苍狗,有灰兔,有嘶鸣的奔马……它们不知道,自己落在池塘里的映像都被一阵风揉皱了。

如果说赏莲让我看到了莲之美,那么看采莲则让我看到了莲之洁。

有年冬日,有事经过河堤,莲虽凋零,但我无形中却看到了采莲的盛况。零下三四摄氏度的冷水里,采莲人穿着特制的橡胶衣裤,长筒雨靴,在齐腰深的莲池里,持着水枪把浓黑的塘泥打稀,然后弯腰拔起一根根莲藕。凌厉的北风起着哨子,四周结着白白的霜花,他们的额头冒着热汗,那种艰辛怕是只有他们才能体会的到。佳肴虽好,来之

不易。珍惜、崇敬,应该是我们时刻不能丢弃的良心。趁他们休憩间隙,我过去向他们问好,道了声辛苦。几个红脸膛的汉子抽着烟,不以为然地说:“活着,没有轻松的事。出力了,流汗了,花着钱才舒坦。”回头再看岸边掇着的莲藕,白白净净、齐齐整整,出身污泥,纤尘不染,这在纷繁浮躁的世界里,该要抛却多少奢靡,放下多少诱惑,才能保留下这份纯净呢。

塘泥肥沃,花美藕白。莲,是懂泥的。最近火出圈的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中有个细节,太乙真人“捏”哪吒时,用水调和了藕粉做原材。藕深扎淤泥,汲取营养,藕丝就像人的血脉,遍布全身,藕因丝而生机勃勃。世间万物,可用的济济。太乙真人独选莲藕,应该是取“藕断丝连、生生不息”之意吧。

华灯初上,暮色降临,如水的月华沐浴着百里长堤。静听莲语,诚品莲心,我感恩生命里美好的遇见。朦胧里,有水鸟拍翅长鸣,我的心再次感动:我们生而为人,拥有智慧,是不是应该始终不忘初心,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?倘若每个人都能远离污浊,风姿绰约,相信都会渐渐玉洁成一朵盛开的白莲,浑身散发着独有的馨香,而不再只是羡慕一种植物固有的芳华。

看莲,悟莲,会倾一城烟花,伴一世清欢。

江南韵

□文 / 高雅楠

蜒的水道,打开窗子,伸手就能捧起一抔清凉的河水。远处,一层薄薄的水雾轻笼,朦胧的风景如同一幅未完成的水墨画,似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怀春少女,娇羞而神秘,让人不禁心生遐想。在一处拐角,偶遇一丛翠竹,竹叶随风轻摇,沙沙作响,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。

逛累了水路,我便开始信步闲游,走进那些行人稀少的小巷。巷子里弥漫着淡淡的烟火气,偶尔传来几声吴侬软语,让人倍感亲切。两次遇见一位同是孤身游览的姑娘,她身着素雅的衣裳,步履轻盈,仿佛是从古画中走出的佳人。我们只是微笑路过,没有交谈,却在彼此的眼神中读懂了那份宁静与安宁。就像当年留恋在苏州的范成大,他虽沉醉于江南的美景,却也没有在繁花似锦的盛景中迷失自我。

他登上高楼,举目远眺,盼着一个盛世的到来,一个万民同乐、百业兴旺的盛世,一个足以完成他远大抱负的盛世。

夜幕降临,我漫步在平江路石板路上,两旁的店铺灯火通明,昆曲的旋律从远处飘来,婉转悠扬,如梦如幻。我停下脚步,静静聆听了一段《牡丹亭》。那熟悉的旋律仿佛将我带回了千年前的苏州,这一刻,我仿佛与古人同在,与江南同在。

苏州,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,用她的温婉与灵动,让我沉醉其中。她的每一滴水都承载着一个故事,每一寸土都深藏着一段情丝。在这里,我找到了内心的宁静,也找到了对生活的热爱。下次再来,我定要再访平江路,再听一曲昆曲,再品一杯碧螺春,再续一段江南情。

山路

□文 / 高雅楠

记忆的褶皱里,父亲总是与山相伴。他带着我爬过无数座山,那些山的轮廓,早已融入我的成长轨迹,成为我生命底板上最坚实的纹路。父亲的背影,也在那些山间小道上,逐渐勾勒出他沉默而深沉的爱。

小时候,父亲第一次带我爬山,不过是一座低矮的小丘,山脚是望不到边的田畴,山腰野花星星点点,怯生生的开着,山顶则是一小片被风揉得发软的草地。父亲用他宽厚的手裹着我的小手,他的步子迈得不大,稳稳地,

牵着我一步一阶向上挪。山风带着草木和泥土的微腥拂过鼻尖,我好奇地四下张望,不住地问:“爸爸,这粉团团

的是什么花呀?”“爸爸,那脆生生叫着的,又是什么鸟儿?”父亲总含笑回应,嗓音温厚,眼角的细纹里漾着暖意。登上丘顶,他让我坐在草地上,自己站在一旁。远处,山影层叠,田野如棋盘铺展。他指着那片辽阔,声音不高,却沉甸甸地落进风里:“孩子,你看,世界很大,你要勇敢地去探索。”那时懵懂,只觉山风清冽,吹得脸皮发紧,而父亲的话像一颗小小的种子,带着他掌心的温度,悄然落进了心田的软泥里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一起爬的山也越来越高,越来越险峻。那些山,有的高耸入云,有的崎岖不平,但父亲从未退缩。他总是沉默地走在前头,微驼的脊背在晨光或暮霭里,像一面移动的、可靠的墙,为我隔开未知的险惧。那些山,见证了父亲的坚韧,也见证了我成长的每一步。

后来,我上了高中,学业越来越重,爬山的机会也越来越少。有一次周末,父亲领我登上了一座充满挑战的山。山路崎岖不平,荆棘丛生,嶙峋

的怪石绊得人趑趄不断。父亲走在前面,用树枝为我开路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,心里有些抱怨:“为什么要爬这么难走的山呢?”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,回头对我说:“孩子,人生不会总是平坦的,有时候,我们需要在荆棘中寻找自己的路。”我怔住了,望着他被汗水浸透、紧贴在嶙峋脊背上的汗衫,望着他眼中那份不容置疑的笃定,心头那股怨气倏地散了,化作一股滚烫的酸涩涌上鼻腔。是啊,人生就像这座荒山,充满了未知和困难,我们要把脚下的路踩实了,勇敢地去面对。

当我们终于登上山顶,站在那片开阔的天地之间时,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。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,云雾缭绕,仿佛一幅泼墨山水画。父亲站在我的身边,微微喘着气,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。他的眼神平静而深邃,仿佛在告诉我:“只要坚持,就一定能看到最美的风景。”

如今,我已经走过了许多人生的山路,也看到了美丽的风景。但与父

亲一起爬山的日子,始终是我心中最温暖的回忆。父亲的爱,恰似那山峦,沉默、深沉,却始终矗立在我身后,成为我坚实的依靠。父亲用他一生的行走教会我的,不是豪言壮语,而是这份沉甸甸、烙在脚底板上的信心——路再崎岖,世道再难,只要脚跟站稳,心气不散,总能从荒芜里踩出一条生路,总能攀上峰顶,看见属于你的那片朗朗乾坤。

父亲已经老了,头发花白,背也有些驼了。可每当我回到家,他浑浊的眼底总会瞬间点亮一簇微光,带着孩童般的雀跃,哑声招呼:“走,爬山去!”我喉头一哽,默默上前,牵起他那双布满厚茧、枯瘦却依然蕴藏着力量的手。山路蜿蜒,父亲走得缓慢而小心,我紧紧挨着他,稳稳托住他微微颤抖的胳膊,成为他此刻行走的依仗。山风依旧,草木无声,只是这一次,换我的手心,传递给他前行的温度,就像当年他那宽厚的手掌,稳稳地牵引着我,丈量着我脚下未知的里程。